

海員朱寶庭

雷加 著



CA912/06

庭窠朱員海

雷 加 著
李 宗 津 繪 圖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62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介绍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家朱宝庭革命斗争的故事。朱宝庭是海员出身，“五四”时期即参加了上海海员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，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，领导上海海员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。以后又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“五卅”运动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中，朱宝庭遵照党的指示，在工人中作了极艰苦的组织工作。从他献身革命以来，三十年如一日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，忠心为党工作。在敌对斗争中，表现得英勇顽强，威武不屈，敌人的利诱、收买、暗害，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。这本书通过朱宝庭不朽的事迹，也反映了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斗争的一些情况。

海 员 朱 宝 庭

雷 加 著

李宗津绘图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9号

工人日报印报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80,000字 印张：4 插页：2 印数：1—17,500〔第1次〕123,500

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

1952年5月北京第10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07·68

定 价：0.34 元

统一书号: 10007 · 13

定 价 : 0.34 元

目 录

走向生活.....	1
反抗.....	8
真理的啓示.....	17
考驗.....	28
法庭上.....	46
战斗中.....	58
在武汉.....	78
白色恐怖.....	82
突圍.....	102
獄中.....	115
后記.....	122

走向生活

一八八〇年，朱宝庭生在浙江海边的鎮海城里。

鎮海城背靠四明山，連接着大陆；南面有甬江流过，东北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所以是个風景秀丽的半島。只是每年常有暴風雨，那时候，白浪滔天，沙石乱飞，数十里的海塘上，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如同被一把大扫帚扫过一样。

鎮海魚产丰富，極為富庶。但是，老百姓却过着吃不饱、穿不暖的日子。每当除夕，天上飘着雪花，富人家里又温暖，又快乐；穷人怕債主上門，还得从自己破旧的茅屋躲开。

朱宝庭的家，就是这些穷苦的家庭里的一个。祖父时代，一家人缺吃少穿，只有一間破房子安身，后来連这間破房子也押出去了。

父亲在太平天国成立那一年結了婚。母亲是漁家的女兒。他們不要說沒有隔宿的存粮，連一份碗筷也不齐全。父亲为了寻找一条生活出路，参加了太平天国的队伍。

不久，太平天国起义失敗了。父亲又回到家里来，生活更加艰难了。

朱宝庭出生那一年，父亲在鎮海炮台补上了头目。一个月可以領到三斗稻子。憑票从倉庫里領回来，放在石臼

里慢慢搗着，這就是他們每個月所有的口糧。

朱寶庭五歲時，法國軍艦打下了鎮海。他坐在挑籃里，由大人挑着逃出城去。那時朱寶庭正患麻疹，發着高熱，因此被海風吹壞了眼睛。

他們在山里餓了兩天，只好回家。回來時，家里連門板也沒有了，被別人拆去當柴燒了。

在这次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中，父亲受了伤，从此身体衰弱不堪，一八八九年就死了。父亲死后，就像失了舵的船，全家陷在苦海里。母亲每天做些家庭手工业——磨錫箔紙（冥紙），虽略有所得，但仍难以度生。

朱寶庭不願母親獨自飲泣吞聲，天天揩起篋筐，走到海灘上拾柴草，有時也下水捕蟹捉蛤蜊，帶回去充飢。

海浪把朽木爛草推到海灘上來。海浪不停地拍着，蹣着，仿佛向朱寶庭招手。他從小就熟悉海，海就是他的家，他的幻想。他常常站上半天，想着他的父親，想着他的生路，想着海的對岸……

他最愛到招寶山上去。那里有古老的炮台遺迹。石塊從牆上崩落下來，炮筒亮光光的，山腳下又有許多斑斕的小石子。他常常是玩夠了才回來。

夏日天氣，變幻無常；但黃昏卻是最美好的時光。朱寶庭從海灘上回來，總是拉着一些小伙伴，坐在門前柳樹下面，听老人們講故事。

這是法國侵略者進攻鎮海的故事。中國士兵守在招寶山上，抵抗了兩天兩夜。後來槍彈用光了，他們一個個英勇

地从断崖上跳进海里。

“呵！”朱宝庭望着远处的招宝山吃惊地叫了一声。一層白花花的云雾罩着山頂，父亲就在这个炮台上受了伤。他对那些跳进海里的士兵，引起了極大的同情。

現在，海边上閃着稀疏的漁火。老人繼續平靜地說：

“有的說，他們全撞在礁石上啦！尸体被海浪冲去。有的說，他們沒有死。是呵！他們不應該死的，天亮都爬上来啦！”

朱宝庭屏住气，相信这些人是不会死的。他向远方望去，很想知道这些人的下落。

这时，海就在他脚边躺着，仿佛也在听故事，不肯大声喧嘩。但是，天上的星那么亮，海面又那么黑，黑得叫人發冷。

朱宝庭从小就喜欢海。他知道在海的对岸，才有他的生路。他也知道海是粗暴的，无情的；但他并不怕这一切。为了生活就得战胜它。

有一天，朱宝庭在海滩上拾柴。忽然，成群的小鳥在岩石上空，飞翔一陣，叫喚一陣，都躲进窠里去了。这是暴風雨的信号。一朵烏云从海上升起，向这边压过来。海水立刻从蓝色变成黑色。海浪也翻滾起来了。海滩上的狂風卷着沙石，仿佛交战一般迎击着海浪。这时，天昏地暗，朱宝庭連忙招呼小伙伴回家。他們刚刚爬上塘埂，瓢潑的大雨灌下来了。風呼嘯着，埂上碗粗的小树連根拔了起来。又是風，又是雨，他們在光滑的小路上，像陀螺一样，剛站起来，又跌倒了。有的坐在地上哭起来了。

朱宝庭不哭。头上是雷声，远处是海啸的声音，四周圍又是一片隔不断的雨幕。如果坐在地上不动彈，那是一点办法也沒有的。他向前爬了两步，觉得这样省力些，于是他招呼小伙伴学样子，一起向前爬。他爬了几步，又回头看看，鼓励他們，叫落后的跟上去。就这样，他領着他們一直爬回家去。

第二天，母亲替他洗泥巴衣裳，邻居們前来向他道謝。母亲一边洗一边想：“这孩子，想不到还是一把硬骨头呢！”

这一年，朱宝庭整整十岁了。

同年，他进了公善堂办的免費学堂。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求学机会。隔了不久，因为搬家，連这个机会也失掉了。为这件事，他总是說：“我在学堂里認得的字，算起来还没有罰跪的次数多呢！”这就是旧社会給他的“好处”。

他十三岁时，二哥由上海回家，当年把他帶到上海去了。

他的第一个职业：在英商太古公司的“开封”輪上，当一名“西崽”^①。一个“西崽”要服侍四个人，給他們端飯，洗衣裳，叠被窩。一切身边小事都管，每月工錢十二角毫洋。

“开封”輪的航綫，由天津开往烟台，十天往返一次。內海的風浪，也是很凶險的。海浪从头顶上潑下来，海風从嘴巴一直灌进肚子里。他在甲板上晃来晃去，如同一段繩子头，一个鉤釘。他的衣裳全給爐子燒焦了，扯得一条一条。头髮又長又髒，里面全是煤渣子和蝨子。

① 僕役的意思。

海虽凶恶，但很美丽。以前他只是从海滩上看海，现在他就在大海当中，觉得海更加雄壮可观了。海水一天变好几种颜色：浅绿的，暗绿的，有时又是黑的。浅海海底下，有各色的海藻、海草，仿佛另有一个世界。太阳初升的时候，放眼看去，海水一望无际，人和船只，都显得太渺小了。

一天，他正望着海水出神。大副走过来，用一根藤条子照他的背脊狠狠抽了一下，嘴里骂道：

“猪猡！你不干活，倒来兜风！”

朱宝庭不知为什么挨了打。他猛地转过身来，瞪着一双眼睛，简直吓呆了。大副的藤条子又从头上抽了下来。朱宝庭双手紧紧护住脑壳一动也不动。旁边站着一个水手，提醒说：

“还不快跑！”

朱宝庭刚要跑，大副趁势一脚，把他踢倒在甲板上，又追过来抽打。朱宝庭在甲板上滚来滚去，一声也不吭。那个水手跟着走过来，劝解说：

“算啦，他还是个孩子呀！”

“少管闲事！惹老子生气，叫你们一起滚蛋！”

大副摔掉藤条子，拍了拍手掌走了。

那水手也不示弱，他冲大副的背后啐了一口，向朱宝庭摆摆手，说：

“走！”

朱宝庭跟着他一拐一拐地走进了厨房。水手讨了热水，给朱宝庭洗了身上的脏污，又给他揉着头上的伤包。爱

怜地说：

“瞧瞧，打成这样子！喂，你怎么不做声呵？”

朱宝庭抬头望望他，仍不做声。

“傻瓜！人家打你，你就还手。打不过你就嚷，你就叫！你这样闷声不响，死了也是白死！”

朱宝庭咬紧了牙关，还是不说话。直到现在，他才看出这个水手，是和大副不同的人，是关心他的人。心头上刚刚有一丝温暖爬过去，他就禁不住一头倒在水手的怀里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从此以后，朱宝庭有了一个知心的朋友。他不常去找那个水手，那个水手也只在暗中照顾他。他听人家都喊那个水手“老林”。他默默地依恋着这个老林，却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过了几天，海上起了风暴，把桅樯刮断了，又挂住了篷帆。船舷斜下去，海水漫过了甲板，涌进了暗舱。船像火柴盒一样，在海里抛来抛去。天上是倾盆大雨，连眼也睁不开。这时，老林一个人攀着绳索往上爬，唯一的办法是把篷帆摘下来；但是，雨呵，风呵，老林失了手，从两丈多高的绳梯上摔到甲板上。……

黎明，风雨停息了。朱宝庭呕吐了一夜，几乎五脏六腑都倒出来，不知什么时候睡过去了。

朱宝庭醒来，强打精神，忍着干活。这一天，轮船上也人都一样，个个惊惶不定。见了面，低着头，谁也不讲话。朱宝庭心里知道，昨天夜里除过风暴，一定还发生了别的可

怕的事。但他不敢打听，直到吃晚饭，司厨老头才对他說：“老林沒有了！”

老林當場并沒摔死，嘴里还有一絲欲断未断的气息。但是英国船主圖省事，夜間把老林扔进大海里了。

朱宝庭躲到角落里伤心地哭。他刚刚得到一个朋友，还沒来得及向他說几句亲切、感激的話，就再也看不見他了。一連好几天，朱宝庭一言不發，愣愣地望着那只修好了的高高的桅檣。

有一天，一点緣由也沒有地他被船主开除了。第一次海上生活就这样結束了。开除就开除吧！他早已厭惡了这个不是人的“西崽”生活。在这四个月里，他从这只小小的輪船上識破了旧社会的一切黑暗。他知道穷人到处受迫害；有錢的人都是杀人的凶手。

反 抗

朱宝庭待在家里，大哥叫他学木匠，他去了。心里說，这是一条路，也許我該走这条路。誰知这条路也走不通。因为小时候海風吹坏了他的眼睛，調不准綫，不到十天就被辞退了。他又回了家。这一次，他正好看見刚刚咽气的母亲。

这样过了一年。穷苦而悲伤的日子，一天天挨下去。

他十五岁，又到了海上。在“盛京”輪上仍然过着可怕的“西崽”生活。不到半个月，又被排挤掉了。

后来他到了“保定”輪上。在这里，他認識了水手錢孝裕。这是头一个对朱宝庭今后的思想行动，發生重大影响的人。

錢孝裕原来是个藥鋪学徒，从小爱讀“三国”“水滸”，是个会說故事的人。朱宝庭从他那里得到两种好处。一种好处：他教給朱宝庭水手技术，給朱宝庭一辈子的手水生活奠定了基础。另一种好处：錢孝裕用“三国”“水滸”和当前的政治見解开导了朱宝庭，使他进一步認識了这个旧社会的黑暗。

錢孝裕爱坐在煤堆上，对他一个人說：

“世界上有了富人，才有穷人的。記住我的話，老弟！富人和豺狼一样，他們貪心不足，穷人簡直沒法子生活。只有

把富人打倒，穷人才能翻身。”

朱宝庭并不只在一条船上干过活。他也看出了船主底下有工头，大工头底下还有小工头，分成许多阶层，一層層地剝削，直把水手榨得只剩下几根骨头。他眼見許多水手远离家乡，鬻妻卖子，甚至埋葬父母时，还得不到一張蘆席。朱宝庭也是穷人，虽說他十七岁正式当了水手，掙的錢叫包工头克扣下来，仍不够吃不够穿。而且就連这份可怜的生活也不安定，整天还得提心吊胆，防备失业。

不久，“保定”輪換了船主，新船主开除了一切水手。他当然不能例外。这并不叫他伤心，叫他伤心的是他不得不离开錢孝裕了。

他俩一起算了工資，一起走到碼頭上。

朱宝庭赶上一步，問：“怎么办？”

錢孝裕笑着答：“当然还是干水手！”

朱宝庭想的不是这个，他說出自己的心思。

“我們以后不能在一塊啦……”

“那有什么，只要你这顆心向着穷人，我們永远都在一起。老弟，你要記住，你是个水——手！”

錢孝裕把“水手”两个字拖長了，又說得很重，朱宝庭从这里感到了力量。那就是一个穷人要有骨头，敢于承当任何風浪。

此后，朱宝庭連着在淡水船上，湖北船上……过着不安定的水手生活。从这条船換到那条船，他已經記不清被开除的次数了。

生活像一条永无尽头的泥河。人們在泥河里掙扎着。有些人就被泥沙淹沒了。朱宝庭学会了喝酒，借此排遣内心的愁苦。愁苦怎么能排遣得了呢？每当他清醒过来，这愁苦就更加使他不能忍受。有一回，外国水手把一瓶白兰地酒藏在他的床底下，外国大副查出来，不分皂白把他打了一頓。又一回，朱宝庭沒有給船主讓路，那外国人飞起脚，踢在他的胸膛上。朱宝庭好久才緩过气来。

朱宝庭默不作声地忍受着，正像是一座要爆發的火山。

他随着輪船，远渡重洋，到过世界上各个有名的港口。他的眼界寬了。世界的確比他脑子里想的要大得多；然而他走来走去，又覺得它畢竟还是很小，为什么一个穷人在世界上，哪里也找不到一塊养家活口的地方呢？

一天，他在机器房里，三根手指被刺断了。船主找到了理由，他又被开除了。他絕望地想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穷人就是沒有活路！”

半夜他蹲在碼頭上，看着刚刚起碇的輪船，在海港的波浪中起伏。昏黄的灯光照着他的蒼白的臉。他已經喝醉了。他沒法子摆脱苦恼，想一头扎进水里去。但是心里另有一种声音喚醒了他。那是錢孝裕的声音，那是“水手”两个驕傲响亮的字。如果他这样葬送了自己，連大海也不会原諒他的。

他重又振作起来，沿着碼頭东倒西歪地走去。

黎明时，一个水手搀着他，回到行船館。①

① 行船館是失业海員的临时宿舍。

后来，他回到上海。跟一个开小宿店的女人结了婚。

但是，他是一个水手，習慣了狂風巨浪，对大江大海种下了姻緣，一离开它，就感到十分孤寂。不久，他到太古公司牛庄輪上，当掌灯的。后来，船主死了，船上换了全班人馬。因此，他又失业了。

他又在另一只輪上，补了水手的位置。因为沒給工头送礼，又被开除了。这一次，他沒再沉默。他把工头按在地上，打得鼻青臉腫，直到工头哀告求饒为止。他披上自己那件破褂子，上岸逃走了。

他到处流浪着。不久又在“紹兴”輪上恢复了水手生涯。

一九一一年，中国爆發了反对滿清皇朝的革命。革命党在武昌起义，腐敗的滿清朝廷垮台了。

那时，“紹兴”輪正靠在汕头碼头上。革命爆發的消息傳來，朱宝庭头一个剪下辮子扔到海里。

他爬上桅杆叫喊道：“剪辮子革命啦！”

水手們都把辮子剪掉了。

碼头上的工人从倉庫里搬出了整摺的汗衫，一人發一件。碼头的另一边，堆着整箱的手榴彈。不一会，一队武装起来的工人从手榴彈箱堆后面走出来了。朱宝庭腰里別了两个手榴彈，夹在队伍中間。他們喊着口号：

“打倒滿清！”

工人队伍向警察局走去，警察局立刻扯起了白旗。

又一支队伍向炮台走去，炮台同样扯起了白旗。

朱宝庭头一次呼吸着革命的空气，感到喜悦。他們游行过后，又回到船上去。

回到船上，外国船主就把武器收繳了。船上还是老样子，外国船主依然作威作福，工头照样打人罵人。他和水手們还是没有住处，十冬腊月，也得在貨包上、通路旁、煤炭堆上过夜。他不禁怀疑起来：“这就是革命嗎？”

但是，他已經睜开了眼睛，沒有人可以再叫他閉起眼睛过活了。他相信总有一天，人們将要打破这个牢籠，讓整个旧世界扯起白旗。

朱宝庭長期地生活在海上，他的性格也变得深沉而豪放。他長得强壮有力，他对生活有了目标，因此他也就变得更不馴服。于是，他按照自己的見解，勇敢地开辟着生活的道路。

他不怕强暴，更加憎恶恃强凌弱。从前，他曾羡慕过杀富济貧的草莽英雄，現在他就模仿他們行事。他把捎帶貨物弄来的錢，全数周济工人弟兄。

他头一个領头反抗外国船主，反抗工头。他看見工头毆打工人，就挺身出来論理。从此，打人的，也要吃他的拳头了。

朱宝庭学了一套技术，虽然有了本領，永不忘記自己是个水手，所以从不克扣工人，更不許別人給他送礼。如果有人向他求借，他就毫不迟疑地傾囊相助，哪怕下一頓餓飯也不管。就是这个緣故，他終年穿的破破烂烂，連盖被也不整齐。